

■非虚构作品展

破冰黄河滩

张中杰



维持彩练当空舞

吕富荣摄影

孟秋的黄河水裹挟着八面威风，在白浪渡口撞出低沉的呜咽声。彭江波站在锈迹斑斑的浮桥承压舟旁，鞋底蹾过船舷上凝结的盐碱，发出细碎的脆响。十二艘钢铁巨舟像被抽去脊梁的巨兽，歪歪斜斜地卡在河道里，船舷与河床摩擦出的裂痕中，枯黄的芦苇正顺着裂缝攀爬，仿佛要将这些庞然大物永远钉死在河滩上。

接到县长河办通报的那个早晨，彭江波正在整理公益诉讼卷宗，阳光斜穿过百叶窗，在“河道行洪安全”几个字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卫星影像里，白浪渡口的河道被挤占成窄窄的银线，下游的南村黄河大桥像悬在半空的琴弦，随时可能被这些钢铁障碍物绷断。他想起三年前在防汛指挥部见过的场景：浑浊的洪水漫过滩涂，老乡们抱着抢救出来的粮袋在堤岸上恸哭。而此刻这些长期搁置的浮桥，正是悬在母亲河咽喉的锋利刀片。

第一次勘查现场，正午的阳光将河沙晒得发烫。彭江波踩着滚烫的沙粒靠近船体，手刚触到锈蚀的钢板，一股腥甜的铁锈味便顺着指缝钻上来。船舷上“平陆鲁豫浮桥”的字样已被风雨啃噬得残缺不全，倒是船底附着的河蚌壳密密麻麻，像给钢铁之躯镶了层诡异的铠甲。陪同的乡干部跌了蹶开裂的河床：“去年汛期，这些家伙被洪水推得打转，差点把下游的水文监测站撞塌。”彭江波蹲下身，发现船底与泥沙接触的地方已滋生出墨绿色的水藻，在浅滩积水中形成一个个腐烂的漩涡——这哪里

那一年，我参加高考，心里既紧张又忐忑。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说：“你陪我去高考吧，别的同学都有家长陪。”

父亲正在堂屋内编一只柳筐，抬起头笑吟吟地看着我：“好！”

考场在郊区的一所中学里，而我家住 在偏远的山区农村，离市区有 20 多公里。我和父亲在高考前一天坐车到市里，然后在考场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再进入考场。为了能让我晚间休息好，父亲特地订了个两人的小单间。小单间里面有两张床，我想，我和父亲一人一张。

在旅馆里安顿好后，父亲又特地带着我去考场“踩点”，熟悉一下考场的位置、行车路线以及考场周围的环境等具体情况。再回到旅馆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父亲看了看窗外，转头对我说：“你早些睡吧，好好养足精神，明天好好考！”之后又说：

“桤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在杜甫的诗里，枇杷是一种色香味俱佳的水果。

又到一年枇杷成熟季。检察官老纪嘴里哼着小曲，手里提着一篮黄澄澄的枇杷走进了办公室。他刚从双髻山回来，从扶贫联系点买了水果，特地带回来给大家尝尝。

我接过那篮子，只见篮中枇杷一个头饱满，皮色金黄，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微微的光泽，比我记忆中的要大许多。“现在双髻山的枇杷，可不同往日了。由于使用了新品种、新技术，结出的果子又大又甜。”老纪搓着手说，脸上的老褶子微笑起来堆成了一朵花。

捏起一颗枇杷，轻轻剥开那层薄皮，汁水立刻渗了出来，沾在指尖上，黏黏的。回想起小时候，家里的枇杷树虽多，果肉却少得可怜，酸涩者占十之八九，甜者不过一二。每逢枇杷成熟季节，我们这些孩童便爬上树去专拣那黄得透亮的摘，余下的任其在枝头自生自灭。轻轻咬一口老纪拿来的枇杷，汁水在口中化开，甜而不涩，口感鲜美。在美食的诱惑下，我们决定周末徒步探访双髻山，去了解这甜蜜和丰美。

双髻山位于广东省大埔县西南部，距县城大约 13 公里，山巅之上，有双峦高耸入云。远眺之，恰如古时妇人的螺髻一般，因而得名。

早上，晨雾尚未散尽，我们便踩着露水浸润的青石板路往山坳深处走去，沾着水珠的树叶在风里簌簌作响。转过几个路口后，金灿灿的枇杷园撞进眼帘。山坡上，

是搁置的浮桥，分明是河道里溃烂的伤口。

案情研判会上，投影仪的光束在会议室游走，照出文件上“股权纠纷”“跨省管辖”“资金链断裂”等刺眼的关键词。当听到“相关部门已发七次催告函仍无进展”时，彭江波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一道深深的折痕。他想起自己在黄河边长大的童年，爷爷总说“河神眼里揉不得沙子”，可眼前的沙子，却是十几年来层层堆积的行政壁垒与企业纠葛。8 月 8 日立案那天，他在工作日志里写下：“当法律的天平被利益的泥沙掩埋，检察官就是要做第一个举起铁锹的人。”

跨省磋商的渡船在河面上颠簸，深秋的河风灌进船舱，冻得人骨头缝发紧。彭江波望着对岸山西省平陆县的山峦，不由得想起父亲曾说过“咱都是吃黄河水长大，黄河是拴住晋豫两省的麻绳”。此刻，这根麻绳却被浮桥公司的股权纠纷拧成了撕扯不开的死结。平陆县曹川镇政府的会议室里，浮桥公司股东们的争吵声掀翻了屋顶：“我们投资的 300 万元打了水漂，凭什么让我们先掏钱清障？”“河道堵了是政府的事，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直到他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逐条解读，提到“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可以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时，方才有人噤了声。角落里，几个农民工缩成一团，衣裤上的焊渣印记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像撒了把碎星星——那是他们三年来未兑现的血汗。

真正的破冰发生在那个暴雨突至的

夜晚。彭江波刚回到招待所，就接到施工队的紧急电话：股东纠集人员封堵了滩涂入口，声称“不清算股权就同归于尽”。他冒雨驱车赶到现场，车灯刺破黑暗中的雨幕，照见十几个黑影站在装载机前，手中的火把在风雨中明明灭灭。“彭检察官，你看看他们又来阻挡施工！”施工队队长浑身湿透，手指发抖，“明天要再不动工，黄河水位上涨就彻底来不及了！”

彭江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人群，火把的热光映出几张紧绷的面孔。有个戴安全帽的汉子从后面突然起身冲出来：“我们不是故意闹事，血汗钱不给。上有老下有小的，是真的被逼得没办法啊！”递过来的欠条上，“2021 年 8 月”的日期已晕染开墨迹，110 万元的欠款数字像道狰狞欲裂的伤口。彭江波接过欠条时，触到汉子掌心粗粝的老茧，分明是常年握握枪留下的硬茧，和他父亲当年在造船厂干活时一模一样。“我知道大家心里有气。”他提高声音，让每句话都混着雨水落进人心里，“但这可是滋养咱长大的母亲河啊，于心何忍？一直堵在这里，河水暴涨，发生水灾就大了，你们的血汗钱只会更难要。现在清障是头等大事，我们已经联系了审计机构，股权清算和欠款问题同步解决！信我一次，行吗？”

人群一下子沉默了。不知谁先放下了火把，接着是第二支、第三支，黑暗中腾起的白烟与雨雾缠绕，好像也在为僵局松绑。当第一台挖掘机重新轰鸣时，彭江波发现自己的衬衫早已透湿，黏贴在背上，分不清是雨

陪考

佟雨航

没有睡好。父亲笑笑，“睡惯了家里的床，冷不丁在旅店睡，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第一天考试考下来，自我感觉考得还不错，卷面上答得满满登登，没留下一块空白。父亲听了很高兴，去外面买了烤鸡腿犒劳我，而他却就着白菜吃着早晨剩下的干油条。我咬了一口烤鸡腿，然后递给了父亲。父亲抬手把烤鸡腿挡了回来：“你吃，你考试脑袋需要营养。”

晚饭后，父亲又像昨天那样，对着我扔下一句：“你早些睡吧，好好养足精神，明天继续好好考！”然后就又出门去公园里纳

水还是汗水。那个戴安全帽的汉子走过来，突然塞给他一包烟：“彭检察官，俺们信你。”他摆摆手，重新塞回去。望着渐渐散去的人群，骤然觉得手里沉甸甸的——那不是烟，是二十多个家庭行将破碎的希望。

接下来的半个月，滩涂成了彭江波的第二个家。他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吃住，案头摆着两省四县的行政区划图，上面用红笔标出的协作路线像蛛网般密布。每天清晨，他都要沿着河道走一圈，看承压舟是否有移位，听施工队汇报进度，帮农民工核算欠薪金额。有个外地送材料的客户，差点儿把他当成了施工监理。彭江波有次蹲在地上吃泡面时，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跑过来，往他手里塞了颗水果糖：“叔叔，我爸爸说你是好人。”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油然想起自己的女儿，此刻应该正在学校的操场上玩耍，而他已经 20 天没回过家了。

最惊险的时刻出现在 10 月 25 日。连续两日的秋雨让黄河水位暴涨，最后三艘承压舟被泥沙死死卡住，起吊机的钢索发出令人心惊胆寒的吱嘎声。彭江波站在齐膝深的河水里，指挥挖泥船清理船底淤沙，冰冷的河水灌进雨靴，冻得他牙关打颤。修地，钢索传来异常的颤动，驾驶员大喊：“承重超限！”彭江波当机立断：“暂停起吊，先加固船体！”雨点狂乱地砸在安全帽上，他盯着慢慢倾斜的船体，想起爷爷讲过的黄河故事——老船工在险滩救人时，靠的不是蛮劲，而是冷静的判断。当最后一艘船被拖离河道时，天已破晓，东边的云层裂开缝隙，阳光像金箭般射在湿漉漉的河滩上，照见泥水里蜿蜒的水痕，像极了母亲河欣慰的泪光。

清障完毕那天，彭江波独自来到渡口。曾经布满钢铁废墟的滩涂已恢复平整，新栽的芦苇苗在浅水中轻轻摇曳。远处，平陆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同仁正跨过浮桥走来，手中捧着刚会签的《跨区域检察协作意见》，纸张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回响。他弯腰捡起一块锈蚀的钢板残片，上面的螺纹还清晰可见，这是三年搁置留下的一枚难忘的勋章。

返程的渡船上，夕阳将河面染成琥珀色。彭江波望着渐渐远去的白浪渡口，想起清理现场时看到的一幕：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站在岸边，向每艘驶离的承压舟挥手，仿佛在和纠缠三年的噩梦告别。河风带来远处的歌声，是当地百姓在唱《黄河船夫曲》，粗犷的调子穿过层层波浪，在心底激荡。他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是一段河道，更是千万人对母亲河的信仰——当法治的阳光驱散利益的阴霾，黄河的安澜，才是给这片厚重土地最庄严的承诺。

暮色四合，手机悄然震动，是施工队队长发来的消息：“彭检察官，最后一笔欠薪到账了，兄弟们说要给你送面锦旗。”彭江波笑了笑回复：“锦旗就免了，让大家把日子过红火，比什么都强。”收起手机，他望向渐深的夜色，河道里的航标灯次第亮起，像一串散落在黑丝绒上的珍珠，照亮着母亲河前行的方向。

（作者单位：河南省浚县人民检察院）

凉了。

很快，三天高考就匆匆过去了，我和父亲又坐着大巴车回到郊县农村的家里。当天晚上，睡在父母隔壁屋里的我，无意中听到了父亲的一番对话——

“孩儿他妈，帮我按下腰吧，我的腰痛得快要折了！”

“咋？腰痛病又犯了？”

“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整整三个晚上，腰痛病能不犯吗？”

“不是住在旅馆里吗？你去公园的长椅上睡觉做什么？”

“你不是总说我睡觉打呼噜声音大得像牛叫吗？我怕在旅馆睡，影响咱孩子休息，耽误他高考！”……

那一刻，躺在黑暗中的我，泪如泉涌。（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检察院）

枇杷树少且珍贵，但嘴馋驱使着我们几个孩子铤而走险，趁着午休时分溜进果园，专挑那些向阳的果子摘。有一回被看园人发现，我们四散奔逃，我更是慌不择路，被树枝划破了胳膊，至今还留着一道淡淡的疤痕……闲聊中，发现山坡上还有几株幸存的野枇杷树，果子小了许多，稀稀拉拉地挂在枝头。我摘下一颗，剥开了壳，酸涩中带着一丝微甜，正是记忆中的味道。老纪说，改良过的枇杷，甜则甜矣，却总不如野生的耐放。几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野径，如今成了一条蜿蜒的徒步绿道，水泥路贴着山势盘旋而上，两侧的紫荆与木棉开得正艳。

山岚起处，双髻山隐入云霄。“乡村的蜕变，从来不只是砖瓦的翻新，更是人与土地关系的重塑。”老纪的总结总是这样掷地有声。山间的月色清冷，淌过新修的水渠，流过新铺好的沥青村道，最后汇入流淌了千百年不变的梅潭河，河水依旧滔滔，却不再有妇人凌晨四点打水煮猪食的吱呀声。

枇杷黄了一年又一年，但如今的黄，是牛皮纸箱里堆叠的金砖，是铁锅里滚滚烫烫的甜蜜，是紫砂壶里飘向大湾区的那一缕茶香。村口那株不知岁月的老枇杷树依然苍劲，虬枝上系满祈福的红绸，在霞光中轻轻摇曳，恍若母亲送别时挥动的手帕。我知道，当明年枇杷再黄时，这条徒步路上定会再添更多风景。

（作者单位：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检察院）

李培禹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社，一干就是三四十 年，从一线记者做起，曾任《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编辑部主任，退休后又 被报社领导“擢”在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的任上。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热心人、有心人，也是一位酷爱写作、颇重情义、闲不住的

副刊专稿

勾勒记忆拼图，留住那些张望

马誉炜

人。继出版诗集《失去》之后，今年五月，他又出版了人物散文集《留恋的张望》。

有着新闻人特有的敏锐洞察力与阅人嗅觉且具备作家细腻而又灵动笔触的培禹兄，在这部记录人生过往的著作中，翔实讲述了与王洛宾、臧克家、李滨声、刘绍棠、浩然、乔羽、于蓝、李雪健、梁衡等近 20 位文化名家的交往故事，以饱蘸深情的文字，精心勾勒出与他们交往的记忆拼图，将生命中值得留恋的那些张望，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独特而又难得的张望，曾经给作者带来怎样的感动和激励，成为赋能人生的永恒力量。文学照亮人生，读者通过阅读《留恋的张望》，又能够屡屡被曾经感动过作者的一个个细节打动，从中领略人生百态，感悟为学处世之道，汲取到滋润生命、砥砺前行的力量。

在记述与“西部歌王”王洛宾老人交往的文字里，作者深情回忆起到新疆采访时第一次拜访王洛宾的情景，详细讲述了想方设法、不辞劳苦促成这位老艺术家最后一次登上首都舞台，举办“王洛宾艺术生涯 60 周年纪念演出”的经过，生动刻画出老艺术家以“观众喜欢”为最高艺术追求的高尚境界。尤为难得的是，王洛宾先生还为李培禹写的诗歌《这支歌不再有旋律》谱了曲，后发表在《音乐周报》上。在给素不相识的音乐爱好者签名时，王洛宾信手写上：“音乐使人向上！”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很好地回答了王洛宾为什么能成为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音乐家的问题。那就是他在“用全部真诚与爱心写就人生的乐章”，即使人已不在，那无数优美的旋律，人们也会永远永远传唱下去。

读到《留恋的张望》，翻开首篇即是记录作者与王洛宾交往的文字，不由令人感叹新闻人得天独厚的采访际遇。其实，在这部书里，值得慨叹的故事俯拾皆是。在李培禹的文学履历中，大诗人臧克家的出现，更有几分传奇色彩。早在读高中时，李培禹就曾慕名给臧克家老人寄去自己的诗作《雷锋和我们同在》，臧老不仅写回信悉心指导这位中学生的创

作，还将李培禹寄去的这首长诗推荐给当时的《北京少年》杂志。由此，结下一老一少之间的“忘年交”，开始了二人长达 30 多年的密切交往。臧老一句“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不仅成为李培禹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上的动力，更成为他为人处世、战胜艰难困苦、成长成才的指南。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一部记录阅人心得的书籍，如同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正当读者为王洛宾、臧克家两位老人的离去与作者一起有些黯然神伤时，下一篇是写作者与健在的百岁老人、著名漫画家李滨声交往的故事。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通过发生在老漫画家身上的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以及他笔下那一幅幅令人或捧腹、或深思的漫画，还有滨老那些变魔术时常常抖出的“包袱”，写出滨老乐观向上、智慧过人的人生。

《留恋的张望》一书里，作者十分注意挖掘被张望者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探索其思想精髓、精神境界与成功秘诀，从而使“留恋”与“张望”变得更有价值和分量。电影艺术家于蓝把革命圣地延安看作“世界上最艰苦最快乐的地方”，倾尽心血投身新中国电影艺术事业，殚精竭虑为创办国际儿童电影节和广大青少年的成长奔忙；获得“改革先锋奖章”的优秀影视演员李雪健，一直秉承“戏比天大”的信仰，兢兢业业潜心投入演好每一个角色，在恪守角色本分的同时挥洒他艺术上的“死磕精神”；作家浩然“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把自己的根牢牢深扎大地、人民中间，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词作家乔羽坚守寂寞，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全部热情和智慧，“一条大河”永远在我们心中流淌，波宽宽、奔腾不息。乡土作家刘绍棠的执着，世纪文化老人张中行的豁达，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的仁慈，散文家韩少华的真挚，著名作家梁衡的哲思，京城作家凸凹的精诚，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热忱，因车祸突然离世的资深编辑杨筱彬的敬业，著名作曲家徐锡宜的无私，以及高中语文老师赵庆培的“人梯精神”……在李培禹的笔下，为我们展示了他所接触和崇仰的诸多文人、学者的可贵品德和卓越才学，如同一幕幕人生画卷启迪激励着读者众生。

书中最为感人之处，我认为还在于记述了作者与已故著名作家李迪的真挚友谊。李迪在生命终点前的病床上完成了他的那部著名长篇纪实作品《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一书的写作，搁笔之际，他给李培禹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培禹兄！培禹兄……我明天就要手术了，医生不让我多说 话……”足以见作者和李迪的感情之深。他俩曾一起到新疆塔里木油田采访，到辽宁丹东、山西永和、安徽芜湖等地采风，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实现的那些约定。李迪去世后，李培禹为他的作品和纪念专辑出版、山西永和县李迪作品陈列室的筹建等操劳奔忙。这些，读一读书中的《又是遍野槐花香》，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作为培禹的好友，我知道没有能写进书中的后续情节：近年来由于他劳累过度，免疫力严重下降，被诊断为淋巴瘤晚期，在多次靶向定位、化疗过程中，他坚持在病床上读书写作，遥控组织指挥杂文学会的“杂文名家进校园”活动及理事会即将换届等日常事务，其工作精神和与病魔斗争的勇气委实令人感动。

爱默生说过，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算起来，长我一岁的培禹兄，今年整整 70 岁了。这个年龄的人，已阅人无数，张望无尽，但是否有他这样的坚持，用手中的笔翔实记录和悉心梳理这些过往的张望，就另当别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留心每一次的张望，从看似平凡的张望中去发现值得留恋的张望，让留恋的张望成为赋能人生的源源动力。

